

■故园情思

故乡蚕事

□徐世尧

□徐世尧

□徐世尧

“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最近撰写一篇关于老蚕站的文章，知悉本邑在2014年正式停止饲养桑蚕与收烘蚕茧，彻底告别了“无不桑之地，无不蚕之家”的历史。我站在曾经满目桑园的南横塘边感慨良多，家乡从“户户皆缫机，遍闻机杼声”到成为中国童装之都，似乎是在刹那间。于是，我想起了并不遥远的蚕忙时分。

十多年前，在草长莺飞的初夏时节，我回老家看望母亲，那时村上已少有农户饲养春蚕。而我的八旬老母依然供养着半张蚕种，一清早就钻入桑园地采摘桑叶，半夜里几回回起身喂蚕。我很是不忍地说：“您这么一把年纪了，还养什么蚕，成天往桑地跑，不怕别人闲言碎语吗？”母亲笑道：“有啥可笑的，我养了一辈子蚕，从未间断过，对蚕宝宝有感情了，不养它反而空落落的不踏实。”

湖州被誉为“丝绸之府”由来已久。我的青少年时代，正是人民公社时期。现在的行政村当时称为生产大队，那时蚕桑生产与农业并重。大队配有蚕桑大队长，生产队配有蚕桑队长。养蚕是一项艰辛而细致的工作，一位曾经当过生产队蚕桑队长的小兄弟告诉我，那时，劳动节后数天到公社催桑蚕领蚕种，一年要养四四季蚕，分别是春蚕、夏蚕、早秋蚕、中秋蚕，有时还饲养晚秋蚕。春蚕又称头蚕，从领种、培育蚁蚕、头眠、二眠、出火、大眠到上簇，仅月余时间，蚕室须严格掌握恰当的温湿度，按蚕龄安排喂叶时间，蚕具经常消毒，稍一疏忽，就会酿成大错。蚕宝宝大眠前是蚕忙时分，又值农村中“三抢”（抢收、抢种、抢种）季节。黎明，东方刚刚泛白，“摘叶啦”，蚕桑队长一声哨子，人们在睡意朦胧中爬起，匆匆跑进桑园，连我们这些正在上学的孩子也被拉去采摘桑叶，当然也挣回了一分工分。

蚕宝宝吃桑叶的声音煞是好听，大眠前的农家厅室的地上养满了春蚕，蚕妇喂食时小心地踏在地蚕跳上，小心地把桑叶铺在蚕宝宝身上。饥饿的蚕们使劲地吃着，在宁静的夜晚，发出的声音犹如下暴雨一般。我蓦然听懂，所谓的蚕食，原来也如此壮观！

“乡村四月尽蚕忙，头叶还开二月行。最是青桑晚定价，主人早晚口难黄。”养蚕期最为紧张激烈的要数青桑叶调剂这些日子了。有些生产队预订蚕种时估算失误，桑叶长势又因气候变化盛衰不同，发生了桑叶缺口。如不及时解决，则会损失惨重，甚至前功尽弃。调剂桑叶最是棘手，缺叶者连连告急，而桑叶有余的生产队往往保守，不肯轻易出售。有的因桑叶行情紧缺，他们待价而沽甚至漫天喊价。20世纪70年代初期，我在生产大队任会计，有一年桑叶普遍紧缺，急坏了大队、小队的干部，派了大批社员到邻近吴江、德清等地采购。生产队长、蚕桑队长云集于大队办公室守候消息，电话铃声不绝，人们穿梭不断，犹如战斗指挥所一般。青桑叶价格一天几变，有时上午讲定的价格下午又变。到了关键时刻，队长果断下令高价采购，并派大批人员火速摇着木船赴定购地采摘桑叶，以解蚕宝宝断粮之危。有些买不到桑叶的生产队，只好忍痛把部分春蚕倒入鱼塘。

蚕宝宝吃桑叶的日子，人们笑逐颜开。启开贴上封条的蚕室，雪白的茧子结满蚕笼。这一代蚕宝宝已光荣完成使命，安静地睡在自己编织的茧壳里。人们把蚕笼一段段剪开，小心翼翼地摘下茧子，按级次放入箩筐与蚕匾，然后肩挑或摇扁到指定的收茧站售给国家。蚕季忙过后，有的生产队还举行“谢蚕神”仪式，供上酒菜水果，年长者依次虔诚膜拜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，田蚕茂盛。对为蚕桑丰收呕心沥血、作出贡献的功臣，公社和大队每年都隆重召开表彰会，评出养蚕能手，颁奖状、发奖品。随之，人们又饲养起了夏蚕、秋蚕。

20世纪90年代末，老家的村子被列为开发地带，原先成群连片、漫无边际的桑园年复一年地稀落，连同曲曲弯弯、长满水草芦苇的河荡被夷为平地，代之而起的是工厂园区和高楼别墅。我为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惊奇，亦为水乡失去原有的风貌感叹。

■诗词歌赋

咏小满

□徐群堂

（一）

麦浪金黄日暖，松涛翠绿声长。
时临小满喜洋洋，满目丰收在望。
田园农翁笑语，村头稚子欢忙。
满园瓜果正飘香，处处歌声嘹亮。

（二）

满苑花开如锦，小池水涨初圆。
金黄麦浪浪波连，风送清香忘返。
日暖鸟声朗朗，云轻柳影翩翩。
麦粒半饱喜心间，笑语欢歌不断。

（三）

小满来临麦穗黄，田园梳洗化浓妆。
暖风拂面鹰鹭翾，细雨怡神心远翔。

夏

□凌鸿坚

（四）

小满时光日渐长，金黄麦浪荡飘香。
风轻云远鸟声脆，水秀山青柳影扬。
田野农人忙稼穡，村头笑语震厅堂。
城乡绮丽皆如画，禹甸腾飞恰未央。

泉琴瀑鼓燕穿梭，倒立蜻蜓挺拔荷。
荔子嫣红妃子笑，金娘缙紫织娘歌。
中原麦穗扬金絮，荆楚禾苗泛绿波。
蝉蛩蚕蚁知荏苒，且收且种莫蹉跎。

■品味乡村

蝉鸣时节荔枝红

□钟文

□钟文

□钟文

入夏，随着蝉鸣声声，我的家乡广东省廉江市良垌镇漫山遍野的荔枝，渐渐开始红熟了。昨晚接到老朋友良垌镇镇委副书记李耀贞打来的电话，叫我们抽空回家乡品尝今年刚上市的新鲜荔枝，我内心竟有些兴奋。

良垌镇是著名的荔枝产区，被评为全国荔枝先进示范镇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良垌镇的东桥、山心、秀干垌、象路、簕竹、新华等十多个村充分发挥山多地广、土壤肥沃的优势，耕山种植荔枝。不少村民承包荒山野岭开发种植荔枝，少则数百亩，多的上千亩，如东桥村有位姓全的村民，一家就承包三千多亩荒山种植荔枝。山心、东桥成了有名的“荔枝村”。

良垌镇荔枝品种很多，有妃子笑、桂味、白糖罂、鸡嘴、白蜡、黑叶等十多个优质品种，所产荔枝果大、肉厚、味清甜。近年来，良垌镇重视打造好良垌荔枝品牌，多次举办荔枝文化节等活动。每年夏天，蝉鸣荔枝熟时，全国各地经营荔枝生意的客商纷至沓来。良垌荔枝这一岭南佳果，还出口到澳大利亚、东南亚、欧美等国家和地区。

记得去年荔枝成熟时节，我和湛江的几位文友来荔乡山心村采风，村支书全德青笑呵呵地带领我们观赏漫山遍野的荔枝园。那时，刚下过一场夏雨，雨过天晴，那一望无际的荔枝果园红装素裹，树上果实累累，随着阵阵夏风吹来，枝头红荔迎风摇曳，我们不时闻到荔枝那甜美诱人的果香。全德青指着1.3万余亩的荔枝园高兴地说，村民们靠承包荒山野岭发展荔枝生产尝到了甜头，如今他们安心扎根乡村，守在家门口赚钱。村民手中的钱袋鼓了，开始重视教育和乡风文明建设，改善居住环境，捐资修建乡村公园及村道。如今，漫步浓荫蔽日的村道，犹如走进一条条绿色的艺术长廊。每家每户的楼前都有小院子，院内种着荔枝、龙眼、芒果、石榴等果树。每年夏秋，院子里的水果成熟时，便招引来各种鸟儿，村民和游客住在楼上，耳畔每天都传来天籁般的鸟鸣声……

我为家乡良垌发展荔枝生产、富裕一方百姓而深感欣慰。祝愿家乡越来越美，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。

■灯下漫笔

谁家窗下栀子花

□徐晨

□徐晨

□徐晨

“一钩新月风牵影，暗送娇香入画庭。”夜窗闲坐，一缕清香气，浅浅淡淡，如月光洒落荷塘，干净纯粹，似清泉流过石板。这独特的味道，显然是栀子花散发出来的。

小区楼下，住着位爱花的女人，院子里花花草草都是她种的，其中就有一丛栀子花。

“孤姿妍外净，幽馥暑中寒。”栀子花是独特的，它不与桃李争艳，不与梅花争香。在荷花未绽的初夏，栀子花开了，开得素净雅致，开得洁白无瑕，开得香沁心脾，开得自在惬意……

“雨里鸡鸣一两家，竹溪村路板桥斜。妇姑相唤浴蚕去，闲着中庭栀子花。”总觉得栀子花应该是属于乡下的，竹林、溪流、石板桥，雨声、鸡声、呼唤声，乡村的初夏，美得像一幅画。雨水洗过的村庄，树叶上还挂着水珠。绿草如茵，青石板上款款走来的女子，发髻上斜插着一两朵栀子花，随性而雅致，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。

土墙，陶缸，栀子花。老屋如旧时光里一幅泛黄的画，虽然朴拙陈旧，却深深地印在脑海。

母亲是个爱花的人。不知哪年夏天，母亲弄到一根栀子树枝。先是插在秧田，长出根须后，便移栽到土墙边上。为防猪拱鸡啄，母亲特意找来一口破旧的陶缸，埋在栀子树周围。一年，两年，三年……母亲的栀子树郁郁葱葱，很快长到半人多高，树冠将陶缸全部遮掩起来。

初夏，栀子花开始打包。一管一管的青绿，和叶子的颜色融为一体，分不清到底是叶是花。渐渐地，花苞鼓胀起来，越来越饱满。一场夏雨，栀子花次第开放。洁白的花瓣，噙着晶莹剔透的水珠，清丽可爱。花香填满整个院子，香气中不掺任何杂质，沉浸其中，让人心定气闲，恬静悠然。

趁着雨珠未落，母亲拎着竹篮，摘半篮子开得正旺的栀子花，挨家挨户，送给湾里的大姑娘小媳妇。女人们将栀子花斜插在挽起的发髻上，小姑娘把栀子花扎在麻花辫的发梢上。初夏的村庄，到处流动着栀子花清雅的芳香。母亲的脸上，泛着慈祥的光。

我想起刚分到乡下教书的日子。那时，心中常涌起一种莫名的落寞和酸楚，望着远处的落日群山，感觉自己像一只飞不出去的鸟，心中郁闷极了。

后来学校分来一个女孩，寝室就在我的旁边。每次经过她的窗前，总见她安静地坐在桌旁，不是看书就是埋头批改作业。栀子花开的季节，她的案头总插着几枝洁白素雅的栀子花，静静陪伴着她，守着那份平淡如水的日子。受她影响，后来我的桌上，也多了一只花瓶，几朵纯洁如玉的栀子花，清供在案头。乡下庸常的日子，便有了一抹清远的月色和恬淡的花香。

“谁家窗下栀子花，静香偏往心头移。”今夜，久违的栀子花香，给人一种远离尘嚣的宁静。嗅着淡淡的栀子花香，忽然想起院子里种花的女人——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，种花的女人，用花香愉悦了自己，也芬芳了别人。

■品味乡村

乡间书场

□董宁

□董宁

□董宁

从前，乡下有很多热闹事，我记忆最深的，除了唱大戏和吹糖人，就是乡间书场。阿信又生下来就双目失明，为了让他有口饭吃，父母把阿信送到外地学说书。阿信勤奋脑子一灵，很快就学成了。阿信家和我家门挨门，阿信三天两头在书场给乡亲们说书。只要他一开口，准能把人逗笑，或说哭，准能把乡亲们的魂魄吸引到书里去。

我们村在山旮旯里，书场上有了品古论今的阿信，乡亲们的乡村生活就热闹多了。那些时光里，每到夏季，晚饭一过，阿信就夹着胡琴，在别人的引导下，来到村东头一片平整的树荫下。这里树冠如伞，是阿信说书论道的书场。阿信一坐下来，便有人递上茶水，阿信浅浅地抿上一口，清一清嗓子，支起胡琴，乡村的夏夜便生动起来。小村庄里总有迟到的人，他们一听到悠扬的胡琴声，丢下手里的事儿就往书场赶。阿信精神头一抖，一段开场白之后，直奔主题。

阿信天生高嗓门，别看他眼睛失明，说起书来气势夺人，把书里的故事说得生动又富有想象力。说到精彩处，乡亲们屏声静气，竖起耳朵，生怕漏掉一个字。阿信说《花木兰》，花木兰替父从军，纵横疆场，好生英气。说着说着，小村庄里的农家妇女，也都坐不住了，爱家爱国的心情一下子高涨起来。她们虽然天天泡在泥土里，可谁不想当英雄，显豪气，立大功？阿信说《武松传》，把历史人物武松说得活灵活现。醉打蒋门神一段，阿信慷慨激昂，武松的侠义和豪情活脱脱地表现出来。乡亲们听得如痴如醉，真是解恨，个个充满了正义感。阿信还说《梁祝》《天仙配》，直说得情深深，思绵绵，怨悠悠。这些经典的恋爱凄美的爱情故事，阿信一一传递给了乡亲们。阿信说的书很多，乡亲们百听不厌。《隋唐演义》《大明演义》《白眉大侠》《明英烈》《岳飞传》《李自成》《锁麟囊》《呼家将》中的英雄人物，阿信轻轻一点拨，就走到了乡亲们的心窝里去。村里的书场，是乡亲们最爱。

我是个听书迷，阿信说的书让我长知识、懂道理。十里八村常把阿信请过去，我挨村跟着听。我对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感兴趣，一回到家，就用铅笔记在一个小本子上，三天两头翻出来揣摩一番，真是有味道。《刘胡兰》对我震动很大，小小年纪连杀头都不怕，做个小英雄，这样的想法从小就在我心里扎了根。《封神榜》中，妻子牙咬臼的历史故事，让我对国家的历史命运开始有了思考。《诸葛亮》《程咬金》《林则徐》中的经典故事和历史人物，在阿信绘声绘色的描述中，都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里。

乡间书场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，还是一场生动难忘的历史课，影响着一个个朴实勤恳的庄稼人。

8

茶坊

■百姓记事

□孙克艳

麦子从播种的那一刻起，直到次年收获得以颗粒归仓，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才能落地。一年里总有半年多的时间，我们的心都系着无垠的田野上那片一望无际的麦田。

麦子种下的时候，原野里一片苍茫，裸露着大地的本色。大地无边无际，像褐色的海洋，向未知的远方扩散，与天相连。平静的原野，沉睡着无数的麦种。它们怀揣着人们的期待和希望，恬静地隐藏在大地的怀抱里。只等着一场雨水，便破土而出。

柔嫩的麦苗刚刚发芽时，像针似的撒在田野里，远远地望去，入目仍是大地的色泽。那些绿色的星星似的麦芽，要走到麦田里才能看到。它们在寒风中抖动着细长的叶子，是那么柔软，那么纤细。然而，它们可不是温室里娇嫩的花儿。它们不畏严寒，不怕风霜。隆冬里的瑞雪，反而能促使它们更加健康地成长。每年冬天，看着冰雪覆盖的苍茫大地，看着大地上萧瑟的情景，许多人的心里反而暖融融的。因为他们知道，麦苗在冰雪下沉睡，是在积蓄力量，一旦冰雪消融，麦田会在春风中长成一片绿色的海洋，并随着风儿，掀起连绵的波涛。

所以，每每想到冰雪下的麦田，想到麦子所经历的一生，我的心中总是涌起一股莫名的力量，它激励着我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捱的关口。

进入5月，麦子丰收在望。这时候，麦田就长在了我们心上。父母和许多仍在家乡劳作的乡亲们一样，每天都要去麦田里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即使风和日丽，即使风调雨顺，他们也要去麦田里看一眼，哪怕看看别人家的麦子的长势，也是心安的。了解麦子每一天的变化，预测麦子的收成，成了许多和父母一样的耕种者的日常。有时候，一天看一次都是不够的。这时的麦田，就像他们疼爱的孩子，怎么都看不够，怎么都放不下心来。到麦田里走一走，细心地察看麦子的细微变化，轻轻地抚摸麦秆和麦穗，拔几棵杂草，嗅着麦田的特有清香，是他们最寻常的时光，也是他们不厌其烦的日常重复。若是遇到恶劣天气，他们的心就揪了起来。大风、大雨、冰雹、虫害……

即便哪种灾害，都可能让他们付出了无数心血的麦田，在即将收获的前夕，因为一场意外的灾害而使收成大打折扣。所以，在麦子收割之前，村庄外那片海洋一样浩荡无边的麦田，就成了他们心心念念的牵挂。每家每户都如一片扁舟，在麦田的海洋里随风摇摆。

这时候，许多像我一样离家千里之外的农民的孩子，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，在风吹不着、雨淋不着、太阳晒不着的高楼里，我们的心早就越过千山万水，回到了熟悉的村庄和麦田。隔着迢迢山水，闭上眼，我们看得见那片随风起伏的麦田，我们闻得到麦子的清香，我们甚至能感受到收割麦子时麦芒扎在身上的刺痛，和汗水滴过皮肤的触感。这一切，都是因为麦田在我们心上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。在那道印记里，有长辈和我们的劳动，有我们对丰收的期盼，有我们对自然的敬畏，有我们对土地的尊崇。只要我们每日还要吃饭，只要我们的味蕾还离不开由麦子做成的食物，只要我们还有记忆，我们就永远放不下的那片麦田。即使将来我们老了，老到我们都忘记了自己的名字，我们对麦田的惦念，仍然不会消融。

所以呀，从麦子种下的那一刻起，奔赴在天南地北的农民的孩子们，在每次问候家人的电话里，总忘不了问一下麦田和麦子的长势。麦子呀麦子，它是我们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存在，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。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，像麦子一样，一茬又一茬地挥洒着汗水侍弄着麦田，成为麦田的守望者，永远都不会缺席。

麦子即将成熟。家乡的麦田呵，犹如牵动风筝的那根线，牵动了无数游子的身与心。我听到一个声音在深切地呼唤：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。故乡金灿灿的麦田已丰收在望……

■口吻之福

藕汤传奇

□梅明

□梅明

□梅明

藕汤是湖北最神奇的菜之一，几乎每个家庭掌勺的或者不掌勺的，都认为自家煨的排骨藕汤不亚于大饭店的金牌厨师。

来北京20多年，我就没有买到过粉藕。从新发地到中小批发市场，从小菜场到各电商，无论商贩们吹得如何天花乱坠，回来试了就是“不粉”，有时我也怀疑是否工艺不对。

记忆中，父母是用老铫子把排骨熬两个小时，油出来后，放入切好的藕块再煨一个小时，撒上葱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先不放藕，有利于肉味与藕味不过早相遇，各自独立，又交相辉映；油出来了，也利于根茎类原料入味。

蒋文涛在《千年楚菜》一书中写到排骨藕汤的制作流程：用纯净水2.5升，水分蒸发量控制在10%到15%，一定要把藕放在底部，否则熟不透，也就是俗称的“不粉”。我如法炮制了一下，还是“不粉”，我感觉北京的藕真硬。好友赵先生听说后，从武汉特快快递了10斤藕过来。一煨，当然“粉”。

但又有新问题了，火太大，肉柴。小时候，在武汉还能见到不少蜂窝煤炉，后来煤气普及，不少家庭依旧留着煤炉煨汤。文火固然重要，熄火后的余温渗透更关键。另外，容器也是个问题，以前的老铫子受热均匀，热得慢，冷得也慢。现在的瓦罐更接近于陶瓷，受热快且传热不均匀，再加上火大，汤老是翻的，与记忆中一层厚油下的秘密熏陶完全是两码事。

在北京想过瘾只好去湖北大厦。那里的藕汤摆得好看，像海参或鲍鱼一样一盅一盅的。小勺舀了一口，味道当然是不错，只是比记忆中淡了些。价格也不菲，普及面自然不会太大，吃得满头大汗、肚子圆更不是不可能了。

也许是出于健康考虑，湖北大厦的藕汤油不多，这可能是感觉淡的原因。小时候，在武汉黄陂，有客人来了，油最多的头汤给他喝，是一个重要的礼节。那时普遍营养条件差些，油些无妨。

母亲来北京时，如果不经常煨点藕汤，就觉得我的日子过得不好，哪怕家里天天买海鲜。这里又有一个问题，焯不焯水？按照西医的说法，焯水去嘌呤，预防“三高”。但母亲本来就嫌肉太瘦了没油，再一焯水，这汤简直没法喝了。

小时候的排骨骨头很小，煨出来油也多，老远就能闻到一股香味，估计是吃五谷杂粮加中草药自然生长的猪。现在哪怕是直排也挺粗壮，加料酒和醋焯水后，依旧有股腥味。《千年楚菜》这样写道，煨汤用纯净水。我想了一下，小时候煨汤就是用自来水啊，也不错香的吗？也就是说，油不油不是大问题，猪和水的品质才是根本的问题。

莲是君子之花。花开的时候，顺便贡献了莲蓬；花谢的时候，还留着藕根让农家过冬；湖北人又发明了嫩嫩的藕带，泡着吃，炒着吃；连荷叶，也能有做荷叶饭、荷叶鸡的用处。难怪荷花受中国人喜爱。

百姓

□孙克艳

□孙克艳